

江
报·
行
吟
A13

冬天里的守望

■文/梅花雪

时间是没有重量的,却能在冬天里迟滞。繁花似锦的秋天挡不住昨夜西风凋碧树,缤纷的色彩淡成了天际的流云,淡成了岁暮。山,成枯山,水,成瘦水。长沟流月去无声,一切能称重的都渐行渐远,一年又一年的旅程,以春始,至冬尽。

阳光忽然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珍贵,一切浮动的气息悄悄收敛,在一场冷空气后,天空会变得格外的蓝。寻常巷陌里的西风残照,衰杨枯草,朔风凛冽,似乎是冬天里最明朗清晰的印象,但冬天不仅如此,她还另有张温柔的脸。

对吃货们来说,舌尖上有许多的记忆独属冬天,围着紫铜火锅涮羊肉,热乎乎的烤红薯,妈妈的炉子上永远炖着甜甜香香的桂圆红枣汤,还有那一桌团圆丰盛的年夜饭……民以食为天,且不要说吃是俗事,真名士也自风流,《红楼梦》里,大观园的众姐妹在芦雪庵中吟诗吃鹿肉时,史湘云的一句话最是经典:“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,回来却是锦心绣口。”

就个人感受来说,关于冬天,我想说,其实爱你并不容易。

冬日的江南阴冷潮湿,落叶萧条,乏美景可陈,可正如鲁迅所说,“雪一下就两样了”,南方的雪虽然婉约,但哪怕是薄薄白雪中亭台楼阁,廖廖几笔的素笺淡墨,便勾勒出清俊冷逸的江南韵致。而杨万里的“最爱东山晴后雪,软红光里涌银山”,甚得我心,这两句诗写的是东山雪后阳光朗照的美景。皑皑白雪闪烁着点点光芒,一座座银山在夕阳柔软的红光中仿佛向诗人涌来。一个“软”字写出白雪映照下的夕阳红光是那么的柔和细微,另一个“涌”字则把白雪覆盖的群山,在视觉上产生的动态感描绘出来。

冬天还有一些更富于诗意的场景,被书写下来,同样刻印在我的脑海中,挥之不去。那煮酒的红泥小火炉,在初雪的天气中,让人平增几分半酣醉意。那驾着流水,乘一叶孤舟独钓寒江雪的蓑笠翁,飞鸟远遁,行人绝迹,渲染出一个

荒寒寂寞的世界。那寒夜前来探访的故人,使得普通的月亮,在有了窗外几支梅花做点缀后看起来便不同寻常,其乐融融、其情浓浓。

冬天里更容易做一些自由生长的梦想,因为万木凋零中看似全无生机,但在冰封的硬壳下却蕴藏着希望无限,如静水深流,表面上波澜不惊,暗地里已是澎湃汹涌。假使你能经得起风霜,耐得住严寒,希望不灭,精神滋长,你便能在春天里开出芬芳的花朵。

我有时会出神地想,佛祖讲经时,天女散花,或许散的就是六出之雪花,能捻一朵清凉的雪花在手,任冬来雪自白,春来草自青,过去未来,冷暖自知。

“我将春天付给了你,将冬天留给我自己。”罗大佑在歌中这样唱道。冬天里,除了守望春天我还能做些什么?当冰雪消融寒流散尽,我将要和谁一起拥抱春光和时间?我相信如果我们能一起看落雪飞舞,那我们就一定能执手相看三月里的草长莺飞。



公输刻凤

■文/冯士彦

公输般享誉千古,非平常的能工巧匠,乃工匠之祖师爷,超特级技师也。

北齐作家刘昼的《刘子》,曾记有公输刻凤的故事,读之颇受启迪。

公输般正在雕刻一只凤,凤冠、凤爪以及翠色的羽毛,都没有雕饰好。旁观者凡见到凤的身子的,说它是白色的鹰;见到凤头的,说它是鹞鹞,都在嘲笑此凤雕得丑陋,公输般手艺拙劣。

旁观者对公输般正在雕刻的凤,评头品足,在所难免。而各人从自己选择的某一角度对艺术的半成品进行观察和判断,说它像什么,或不像什么,这是以局部推断全体,以暂时的形态,断定最后结果,免不了发生以偏概全的错误。可以说,是幼稚病产生的片面性。然而,更糟糕的是,还轻率地诋毁公输般,把他高超的手艺和雕刻的精品,说得一无是处。这就不仅幼稚可笑,而且浅薄无聊了。等到公输般雕刻完工,呈

现在人们眼前的凤,是怎样的形态呢?请看:这凤啊,翠冠云耸,红爪闪亮,锦绣般的身体,像霞光散身,美丽的翅膀,像火花迸发,鼓翼奋飞,羽声翱翔,翱翔于屋梁,三天也不会落下。此时,人们才不得不赞叹凤的神奇,并称颂公输般手艺的灵巧。精湛的艺术成果,终于征服了欣赏者,纠正了他们的偏见,诋毁和否定,转变成称颂和肯定。

面对诋毁或称颂,公输般始终没为自己辩护或洋洋得意。他思想、所要说的,全寄托在凤的形象和凤的翱翔之中。

那些对制作中的凤,妄加评论的人,大都是艺术门外汉,但却没有冒充内行,也不盲目崇拜权威,毫无矫饰,敢于直言,这种不为尊者讳的精神,值得称道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他们虽幼稚浅薄,却也不失淳朴。

倘若公输般返世刻凤,雕刀方举,必将轰动传媒,卫星电视直播,继而颂声四起,无以复加,到凤刻成,一部辞海里的褒

扬语,准会不够用。用当今时髦的话说,叫做“炒”或“包装”,不是吗?某权威的书尚未出版、某名导演的影片尚未公映,广播电视、大报小刊,连篇累牍,又是现实意义,又是历史意义,又是专家座谈,又是幕后戏,不一而足,热火朝天。

曾闻某书法大师,为名楼题写一块匾额,几个崇拜者慕名前往观赏书艺,仰望指点笔画,评说神采飞扬。路人问他们在说什么,他们好生诧异,答道,你没看见吗,匾额上某大师题写的字,多有风格,真令人佩服。路人说,上面哪有匾额呀?匾额因故还未挂上呢。崇拜者说,啊呀,对不起,我们都是近视眼,误信报道,以为早就挂上了。但愿这是黑色幽默。

盲目谀崇权威名流,不免会冷落一时不能脱颖而出的无名之才。中国也有“丑小鸭”,其成长为天鹅,饮誉四方之后,切不可忘记自己“丑小鸭”的经历,而应远远飞离噪声喧嚣的家禽饲养场。

书,曾经这样读

■文/王正亮

国人对读书颇具心得,俄国作家高尔基则讲得更精辟: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。读书之妙处,“前人之述备矣”。各地大大小小、林林总总的读书节、阅读周等活动,适逢盛世,此起彼伏,热闹非常,不由人触景生情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,在中华大地上掀起的读书热潮。

这股读书热潮,最早起始于1982年的上海。开初的读书活动,以人生观、世界观教育为核心,以读三史(中国近代史、中国革命史、社会发展史)为重点。次年6月,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总工会党组《关于在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的报告》,“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”迅即在全国蓬勃展开,其深远影响波及海内外,形成了我国建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,社会影响力最大,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群众性的读书学习活动。为了把读书活动向纵深推进,各地都亮出了自己的高招,群众创造了“读书演讲、知识竞赛、心得征文”三大武器。

最吸引人的当属知识竞赛。知识竞赛有两种形式,一是在报刊上刊登知识题,题型有填充、有改错、有选择,也有简答题。以交卷先后、答题正误,决出优胜者,给予奖励;二是选手现场交锋,摁铃抢答决胜负,比知识面、比反应灵敏;也有将二者合二为一,筛选出报刊答题的优胜者,再进行现场决赛。那时节,读书看报蔚然成风,走路的、等车的、晨练的在读书,甚至吃早餐、打点滴还在读书,白天工作忙,晚间直读到夜深人静,真是满城尽带书卷香,无人不读圣贤书。

知识竞赛答题,需要翻书查卷,仔细推敲,有的书香门第更是全家上阵,分工有专业,合作无界限。每年的竞赛很多,全国性的权威报刊,像《工人日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、《半月谈》等自是一马当先;省级的、市级的报刊也不甘示弱,紧随其后;有些学校、企业、部队,有的行业条块,诸如保险的、交通的等等,更是形式不拘,因地制宜,竞赛搞得风生水起。有竞赛,就有优胜,就要有奖品奖励。奖品大的有数千元的空调、彩电、摩托车,中等的有数百元的电饭锅、洗衣机,小点的有旅行包、图书、茶杯等生活用品。

笔者至今为止,长年保持良好的读书习惯,便是得益于这场席卷全国的读书热。我是读书活动知识竞赛场上的常客,由于市内外竞赛战绩不错,且屡有斩获,获奖无计,大红证书高摞一米。常常还有外单位慕名邀请作为其代表,参加电控抢答竞赛。

那时,还有个意外收获。团市委在全市开展评选“十大青年藏书家”活动,说实话,仅凭家中几千本图书,是不足以在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藏书青年中跻身前十名的,但因为“图书管理”、“阅读应用”两项的得分,我还真得到了“青年藏书家”的红本本。